

| 文學外譯進行式

| Literature  
Translation Now

# 土地是 我們的 共同語言

## Land Is Our Common Language

Text by 翁于庭、羅健宏、游騰緯  
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



2020 譯者駐村拜訪出版社

由臺文館主辦的第二屆譯者駐村計畫，今年邀請了 3 位國際譯者來臺，包含關首奇 (Gwennaël Gaffric)、白蓮娜 (Pavlına Krámská)、澤井律之 (Sawai Noriyuki)，日前與他們曾經翻譯過文學作品的創作者吳明益、劉克襄和鄭炯明，一同在華山文創園區對談，分享翻譯與創作的心路歷程，以及對彼此角色的想像與理解。

### 白蓮娜與劉克襄：土地作為共通語言

「我問自己，為什麼想翻譯劉克襄的作品？」捷克譯者白蓮娜 (Pavlına Krámská) 語調快活的在臺前說著。劉克襄《小鼯鼠的看法》於 2014 年於捷克出版，成為首本被翻譯成捷克文的臺灣文學叢書。

白蓮娜以捷克文朗誦著，〈島嶼之歌〉：

那時，阿公吸著菸蹲在田埂上，阿嬤捧著蘿蔔乾曬在馬路旁，整個大地的悲苦都蹲在那兒，整個島嶼的乾癟也曬在那兒。

那鮮少頓點且帶有某種堅硬質地的語感，恰巧呼應了該首詩中，她戮力想轉譯出來的悲苦與節奏。

以劉克襄《小鼯鼠的看法》為起點，愛好自然的白蓮娜與插畫家夥伴湯瑪士·瑞杰可 (Tomáš Řízek) 共同創立「麋鹿出版社」，與另一間 IFP 出版社，以介紹臺灣的自然書寫為主線，陸續推出廖鴻基、吳明益與楊牧等人的作品。

白蓮娜表示，《小鼯鼠的看法》是臺灣自然寫作早期的代表作，是一本蘊含濃厚文化、探討多層面向，與具有積極環保概念的作品。她並以〈島嶼之歌〉、〈末世之夢〉與〈火葬〉三首詩作為分享主軸，其中那份彰顯人與環境的親密感，是白蓮娜最為感受深刻的部分。

回溯《小鼯鼠的看法》的出版，是臺灣尚未解嚴、環保意識甫抬頭的 80 年代。當時劉克襄的背包裡，總帶著望遠鏡、自然圖鑑與寫詩的筆記本——自然書寫強調作者需親自投入書寫場域，也就是實際走出戶外，進行觀察與創作——深受外國探險家在臺灣的旅行報告影響，劉克襄與畫家旅伴遂踏上「既疏離又親切」的摩托車旅行。對於那時的劉克襄，像是以一個全然嶄新的角度認識這座島嶼，讓他的創作有了更大的躍進。

《小鼯鼠的看法》也象徵劉克襄的轉變期。新詩體裁常有的俐落鮮明，似乎已不適用在劉克襄的綿長敘述裡頭。於是，劉克襄決定以融合散文與新詩特色的「散文詩」作為書寫風格。

翻譯《小鼯鼠的看法》時，白蓮娜遇到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將語句精煉濃縮，「雖是散文，但本體還是詩。」道出譯者最大的挑戰即如何貼合原作者的創作精神，卻又得以將意義精準傳達給另一語言的使用者。

劉克襄與白蓮娜的結識相當有趣。昔日還是捷克查理大學中文系學生的白蓮娜，因為來臺交換而接觸到臺灣的自然書寫。不僅去聽劉克襄的講座，隨後更參加他舉辦的自然導覽活動，實際走一遍書中所提及的地點。「我真的是用腳步來認識臺灣。跟

著劉克襄的腳步，一步步累積關於環境的知識。」白蓮娜說。為使捷克讀者更能體會理解遙遠東方島嶼的地理、氣候與獨具特色的自然科學，白蓮娜特別在《小鼯鼠的看法》後面編輯方便對照的專有名詞索引，讓有興趣的讀者得以進一步作延伸。

即便臺灣與捷克相隔千里，地理文化亦相差懸殊，然而「之於土地，很常只是一種狀態情境，無需言語，而這份感情會轉化成翻譯時最強壯的要素之一。」劉克襄說。

### 澤井律之與鄭炯明：平常的語言、深刻的批判

當譯者現身台前，大家最常問的問題，可能是轉譯作品的心得，抑或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對作品的詮釋及看法。然而，通過譯者的視野，不僅能夠看見跨文化的交流現況，更多時候，還能對作家及作品產生更深刻的認識。

目前在京都光華女子大學任教的澤井律之，去年投入鄭炯明詩選的翻譯，譯作預計將於今年在日本出版。

雖然兩人相識多年，喜歡臺灣文學的澤井律之表示，過去多著墨於小說翻譯，參與了包含作家葉石濤《臺灣文學史綱》，以及作家鍾肇政小說《怒濤》的翻譯工作。透過這次機會，終於有系統地研究了鄭炯明的著作。

澤井律之分析，相較於其他同期詩人，鄭炯明的作品緊扣著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脈絡，其作品反映了臺灣知識份子對於現實的關懷。從 1971 年的出道作品《歸途》以降，《悲劇的想像》、《蕃薯之歌》、《最後的戀歌》，到 2008 年出版的《三重奏》，皆能發現作家透過作品，對現實政治進行批判。

澤井律之補充，以《悲劇的想像》的〈狗〉為例，詩中描繪了被套上口罩卻仍不停吠叫的狗，象徵無法對政治黑暗的袖手旁觀。簡白易懂的文句，卻又帶有堅定的信念，令他聯想到日本戰後現代詩人村野四郎、黑田三郎以日常為主題，客觀書寫的表現手法，在他眼中尤為深刻。

事實上，鄭炯明對兩位日本詩人並不陌生。鄭炯明回應澤井律之，表示自己早年通過詩人陳千武的翻譯，認識了兩位詩人帶有新即物主義色彩的詩作。特別是村野四郎，「我從他的文學觀獲得啟示，掌握到了詩的表現方式。」如同在《歸途》後記提及，使用平常的語言，挖掘平凡事物中被遺忘的存在精神，堅持至今。

除了持續一貫的理念，鄭炯明在講座中提及，面對政治相關的題材時，自己更致力於擺脫時事和即興色彩。他指出，若無法昇華題材，穿越表象，掌握人類的共通性，創作出來的詩就只是對當下時事的表現，議題一過就不再具有價值。這考驗著詩人的詩學修養，以及他對事物觀察的能力。

鄭炯明形容，比起被千人閱讀，自己更期許作品能有被閱讀千遍的餘韻。作為愛詩的人，「把詩寫好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事。」在這條創作路上，他試驗各種表現手法、對於現實社會的深度觀察，以及這 50 多年來所積累的人生觀。寫出讓譯者讀來雋永，跨越文化藩籬的臺灣文學創作。

### 關首奇與吳明益：我們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

關首奇以臺灣文學在法國的譯入史開場，他提到陳紀澄的《荻村傳》與陳若曦的《尹縣長》的作品早在 80 年代就已經被引入，但背景是設定在中國的反共文學上；直到了 90 年代才有書寫臺灣的作品，如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；等到了 2000 年之後題材逐漸多元，包含原住民、女性和酷兒書寫等。

也因此，臺灣文學在法國還很年輕，因此早期法語譯者大多從中國文學出發，才接觸到臺灣文學。但大學念中文系的關首奇直接投入臺灣文學，修過臺語課，碩士研究王禎和，反而是最近才開始翻譯中國作品。由於博士班研究臺灣的生態書寫，在老師的推薦之下閱讀吳明益的《睡眠的航線》，這本小說深深打動了他，因此毛遂自薦擔任譯者。

「當時吳明益老師若是沒有答應，可能就不會走上翻譯這條路。」關首奇相當好奇：「如何信任譯者？」吳明益坦言，2007 年出版《睡眠的航線》時能見度並不高，有人願意翻譯相當開心，幾乎沒有考慮就答應了。雖然同期也與加拿大譯者石岱崙及日本雜誌譯者合作，但沒有任何判斷譯者的標準，不過他還是能從讀者的互動中一探譯者的造詣。

翻譯時除非有必要的小細節需要釐清，關首奇很少詢問作者對作品的詮釋，他認為熟悉作者的文學觀與學識對翻譯更有幫助。吳明益提到「人物命名的隱喻」是譯者一定會問的問題。有些人物的中文名字可能有好幾層意義，但外國讀者不一定能夠參透，譯者必須考慮在目標語言是否保留對應的涵義。空間也是譯者常見的問題，譬如《複眼人》裡海邊房間窗戶的方位，希望透過了解細節讓語言更精準。

關首奇進一步點出歐美譯者在翻譯華文文學時，主要的問題是時態選擇與陰陽性，像是翻譯《複眼人》石岱崙用過去式，關首奇則是現在式；由於《睡眠的航線》中的烏龜「石頭」的性別並不影響情節，因此吳明益創作時沒有考慮，但對關首奇而言石頭的法語有兩個選擇：Caillou（陽性）與 Pierre（陰性）。法語的烏龜為陰性，自然會聯想成母的，於是以 Pierre 命名。此外，關首奇認為吳明益的小說需要五感的體驗，相偕石岱崙前往花蓮感受山林，企圖產出氣味貼近原文的譯本，吳明益也回應「往大自然跑」成為他的譯者的共同特色。

吳明益與關首奇曾一同參與法國文學節，因為現在的譯者需要身兼多職，除了翻譯還要推廣作品，正如已故日文譯者天野健太郎所言：「我的責任就是把臺灣文學賣出去，盡我可能地賣出去。」關首奇把文學節視為拓展文學人脈的關鍵，向作家們推薦吳明益或是其他臺灣小說家的作品，讓臺灣文學進入法國。

雖然過去臺灣文學外譯的重點在於讓世界認識臺灣，但吳明益對此抱持不同的看法，身為大量閱讀翻譯作品的創作者，他引用石黑一雄的作家身分認同——「我們這一代的作家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」——臺灣文學作品影響他國作家的創作，才是翻譯的完成。

